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富 原

(五)

亞 丹 斯 密 著

嚴 復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富 原

(五)

著 密斯丹亞  
譯 復 巖

著名世界譯漢

## 篇四

### 論掣還稅

國之工商。禁錮外產之入關。既壟斷本國之銷場市利矣。其心猶以爲未足。則又覬外國之廣售。外國之市。非本國之力之所能制也。雖欲爲之壟斷不能。於是降心以求。請於貨離本國之時。有所縱貸以爲勸。其縱貸之事不一。惟掣還一政。若最善者。掣還者。凡國中土物登市。既征之矣。設其物裒以出口。國家於前征者掣其全抑其分以還之。此其所以勸民責利於外也。顧如是而勸往者其貨之出國。不能方之未稅者而加多也。蓋工商之業。一國母財之所向注。孰多孰寡。本於地勢民才之自然。自國家徵取輕重輒殊。而自然之局以變。縱而弗取者。不過復其所本然者而已。民之所重者。不能使之輕。母財之所違者。不能使之忽就也。故勸商縱貸之政。不過守一國商局之固然。非能益所本無。而廣自然

之利也。

案掣還稅之政。英國行之已久。自弼德相英令各口立屯棧。以寄頓應征而出入未定之貨。其政遂罷。蓋先已盡征。而後以外輪掣還。於政爲瑣。屯棧設則貨離棧。將銷而後稅。便於商而於國無所損。聞其政發於衛爾波勒。爲倫敦商所抗。不果行至弼德相而後行之。然其議亦采於本書也。

其於本國物產如是。其於外入復出之貨亦然。英之關稅。於外貨入口一項。所征爲至多。助餉條例第二條云。凡外貨更運出口者。無論運者爲英商爲外商。皆許掣還原稅之半。其限期。英商一年。外商九月。在限內出口者。皆許掣還。若酒若葡萄乾若諸種絲貨。所豁免者尤優。其期限至若耳治第一。且展爲三年云。

浸假而正權之外。又加雜征。惟更出時則許全掣。其大法如此。而比較例多。於是掣還一事。遂不若初行之簡易。卽如外貨出口時。商告前所運入者。實過所估內銷之數甚遠。意主外輪。則全稅可以盡掣。北美屬地未畔時。馬理蘭泊威占尼亞菸葉。皆英商運之。歲至者約九萬六千畝。而內銷者一萬四千。國家欲英菸之無滯。則許將雜征助餉。全行掣還。惟責無踰三年之限而已。他若西印諸島餉。亦英

商所專運者。入口後不及一年出者。全掣。不及三年出者。亦全掣。而留助餉舊征之半。留助餉之半者。菸葉而外。諸貨大抵然矣。釐之入英。亦過內銷之額甚遠。而掣還之例。二物乃異。足見其多所牴牾矣。凡商競最深之貨。已禁其內銷矣。設明言致之以更出外售。則納關權入屯棧以待。及外出。舊稅無掣還者。蓋商競既深。雖明知其致以外售。而國中同業者。若惟恐其竊入市廛。以與土貨爲競。雖圍之以屯。猶未足也。故靳其掣還如此。此項外貨最著者。如各種絲貨。法產之紗布印花棉布等是已。商逐利資。故常法捐商不問貨爲何國之產。獨英之於法不然。雖有厚利。寧絕不爲。彼以爲爲敵轉輸。使有商利者乃大損也。故凡法產入國更出者。於新舊之助餉雜征。皆不掣還。

助餉條例第四款。凡運酒出國者。無論內外產。所掣還原稅。多過半不止。意當時議令諸公。似欲勸民樂趨此等捐業者。助餉之外。尙有雜征。如所謂續稅新助餉。三分一及三分二等新餉。一千六百九十二年之攤征鑄錢新稅等。遇出口皆掣之。其亟酒商外輸如是。然有難者。前各種征收。舍續稅及攤征二者。皆於入口責見錢先繳。其積款既鉅。其子錢自多。民不堪命。故雖有掣還。而操轉販外酒之業者。仍寥寥也。况自十八稜中葉以還。酒之雜征日多。而許其掣還者彌少。則無一噸之酒非闌出者。固其

宜矣。

察理第二之十五年。有勸商之令。畀英商以專運歐貨銷美之利權。酒自在專運列矣。然美洲海岸懸遠。難於稽察。而其中客籍民。又例許自置舟舶。以運不徵之士貨。售於外邦。彼不能實往而虛歸也。則違例而載歐貨入口。然惟販酒獨難。蓋既不能販諸產酒之國。而由英轉販。則極重之稅。臨出不許掣還。其業無利。獨麥地拉島所出酒。以地非歐屬。不在禁例。則爭運販之。以入北美西印諸海步。麥地拉之爲名酒自此始。食久而民嗜之。始猶行屬國間。一千七百五十餘年。大陸戰事起。英民亦多飲之者。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兵罷。英王若耳治第三著令。凡酒稅除法產者例不掣還外。其他處餘產。凡更出以售屬國者。皆許掣還舊稅。所仍納者。惟三鎊半稅云。俄而北美有自立之事。此令之施。若優於所屬而薄於他國者。然所貸者惟酒與二三他貨已耳。至於餘產。則待所屬薄而他國轉優。蓋餘產出售他國。尙許掣還助餉之半。而此令則云。凡歐洲及印度貨販售北美諸屬者。助餉之稅勿掣。掣者獨酒。（法產不在此例）白棉布輕紗。

考掣還之政所由昉。大旨在勸捐商。而國家之所以樂勸捐商者。意以謂外商貨載。悉與見銀。故此業

於國爲尤利。夫國之所寶。既非見銀。捐商何須獨重。故掣還之設。其用意未免於愚。顧其旨雖愚。而其政則初無可訾。蓋掣還政行。非能變商務本然之局。使母財所注。因此而畸有重輕。特有之而復其本然。使向爲重征苛賦而梗者。可以免耳。夫本然者無過。以征賦之重而避趨生。掣還者。掣已征之稅而還之也。僅以救過。未嘗有功。故捐商者或無所利而蒙獎勵。亦無所害而被抑摧。今使國有母財。用之於農則已多。用之於工而亦費。以爲國中貿易不可。以爲中外貿易亦不宜。夫而後乃爲境外貿易之捐業。民之趨利。不讓豪釐。既已爲之。必有宜利。夫奈何而抑之。又焉用其勸之。

案掣還雖云復其本然。無所損益。然已征之矣。後乃還之。民之所失實多。奚得言無損耶。子錢一也。費時。二也。失事。三也。且行諸官窳之國中。飽之弊。由此而興。奚得言無損耶。征權者之事。往往上無所取於民。而民之所失甚厚。居上者慎。無曰吾無所取於民。遂煩然出號而施令也。

還其半而留其半。於國之賦稅。固無傷也。今使賦者全而留之。則始也所已入之外貨。以稅之重。將不得出。終也外產之貨。視已成事。將莫肯來。然則國將並其所留之半而亡之。奚翹去半而已。知此則知掣還半稅。於國爲無所失矣。進而言之。雖掣還全稅。於國亦無所失也。蓋使取本國與外國之產所征

之稅。當其出口全掣而還之。則內稅將少損。而關權將大損。其損固也。而還顧國中。向以煩賦。使勞民之力。不得由其自然。通功易事。散利相養之局。不得極其量者。至是而皆復焉。其所得顧不大耶。

案斯密氏此言。最窺財政深處。非高識遠量之士。未易與此也。英五十年來。於賦稅之事。幾於悉貸與民。而僅留其犖犖數大者。而後來之入。倍蓰於前。蓋財者民力之所出。欲其力所出之至多。必使廓然自由。悉絕束縛拘滯而後可。國家每一寬貸。民力卽一恢張。而其致力之宜。則自與其所遭之外境相劑。如是之民。其出賦之力最裕。有非常識所可測度者。若主計者用其私智。於一業欲有所豐佐。於一業欲有所沮撓。其效常終於糾婪。不僅無益而已。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。民力之自由既侵。其收成自狹。收成狹。少取且以爲虐。况多取乎。惜乎吾不能起荆公輩於九原。一與之深論斯事也。千古相臣。知財計爲國之大命。而有意於理財養民者。荆公一人而已。其法雖病。然事難助寡使然。而其用意固爲千古之大慮。不容後人輕易排擊也。

雖然。吾所謂於國無所失者。蓋指運往自主列國之貨而言。非謂運往北美英屬。吾之工商。在彼有專市之利者。蓋既有專市之利。則彼之去貨。雖稅自若。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多。又不以掣還之故而加少。



自父祖視之。其用享無差等也。往者羅馬嘗用此法矣。其地之相傳也。不以長幼男女爲別異。平均爲分。與他財物同。獨至其人視地。不僅爲衣食用享之資。而爲權力強弱之所繫者。則其法宜完而守之。以專歸於一人。蓋時方據亂。人而有地。勢均王侯。封內之民。皆其臣庶。有訟獄則爲之理。有戰爭則爲之將。禮俗彼則制之。賦稅彼則收之。至於外交之事。有時而侵其鄰。封。有時而抗其共主。縱橫合散。惟所欲爲。是故有封域之限。而民居其中。安危之機。存乎幅員之大小。析則敗矣。於是乎有大宗傳長之制焉。此其意與國君傳業之事。豈二致哉。蓋疇貧富則地可以析。計強弱則國不可分。不可分則有所專歸。專歸矣。則得不得之爲異。鉅必有一定至明之制。而後可以泯爭也。在子則擇男。在男則擇長。而其人其之勇怯。賢不肖。智慧。所關於家國者甚重。轉無有論焉者。無他。凡以別嫌明微。慮爭之難定故也。此大宗傳長之意也。

法之既行也。往往法之所爲立者已亡。而其法自若。法之始立。固有所宜。所宜苟亡。斯法爲敝。此久故之國。其中政俗。所由多紙滯。而沮其進境者。蓋也。今夫大宗傳長之制。所以防降弱而杜并兼也。粵在當時。固爲宜法。乃今歐洲之情。則大異矣。一畝之主人。其安固不傾。勢與接陌連阡者。則何爲守大

宗傳長之制而猶用之。顧其制在今雖無裨於強弱。而豪宗大姓。譜牒之尊貴視之。則此制雖更數百年不墜。又可知也。苟舍此而言法意。將見同爲一父母之所生。徒以先後之差。必富其一人。使餘子孤露流離。無一畝之宮以自庇。長驕奢。損志業。起不平。皆此制階之厲矣。

案世家土田。大宗傳長。英國至今尙爾。其所謂斷分律者。亦造於諾曼威廉并英之日。豪酋以地予人。爲之約曰。地畀某甲與其親子。甲無子若子死者。地歸舊主人。然此律滋疑議甚衆。法家以謂予地者已明言地畀某甲與其親子矣。必甲無子若子死而後歸之舊主人。則當其有子而未死。地固明明屬甲而爲之主人矣。爲之主人。則可以售。可因有罪而沒官。可以租。可以質也。於是此律名存而實則幾廢。繼而國中有地者害之。乃申之曰。約之所畀。必甲與子。則其業固不可以外移。於是其律又復。而後之法家。又以術調停之。分所畀者爲基幕。幕屬甲。名曰斷分。基屬子者。名曰復業。其膠葛不通乃愈甚矣。

卽如斷分律。亦緣大宗傳長之制而起。察其意。皆不過欲全有其地。而禁其業之外分。恐後世子孫。性質闇愚。抑遭逢不幸。而有分裂土田。賜予售致之事。乃設爲禁防如此。凡此皆羅馬舊制之所無。法蘭

西言律之家。好以羅馬舊律傳會今制。以謂羅馬律某某條。卽今之斷分律。雖然。非其實也。

今使其地爲食采受封。收其租賦。治其人民。則既有所受之矣。固不得私以售人。則斷分律之用宜也。此亦如歐洲各國之立國盟約然。所以止有國者一人之輕舉妄爲。而使一國之人受其禍也。獨至今日則法律脩明。凡有地者無間幅員之大小。其所得爲者。惟律是依。其猶用此。使產不可分。乃大謬耳。同爲有地之主。而權力之所得施於地者。子孫之與父祖。何以不同。時各有所宜。宜各有所制。而必令生今之世者。其立產食毛之事。一受制於五百年以往之人。斯已悖爾。察歐洲諸國。其猶守斷分之律者。大抵皆重門第。高名厚實。軍國大柄。歸於食租衣稅之家。舍此雖有才賢。莫由自拔也。夫同爲齊民。此生而貴。彼常爲賤。已不平而非天理矣。又慮其貧。使必不勞而食。又何說耶。吾英他律。嘗惡世業世祿之政。而立禁防矣。獨至斷分。則與他國相若。蘇格蘭地畝。參國之一。皆制於斷分律而不可析售者也。

不可通。不可析。完而守之。終於世世。則其地亘古荒蕪宜耳。有廣地者。絕少知田殖壤之家。溯其業所由來。率本據亂紛爭之世。豪暴者力征。佞幸者恩澤。以有此分地焉。其肇有之也。弱則煩於守禦。強則

罷於并兼。所謂勞筋役志以闢萊污。進地力。教稼穡者。無其事矣。及夫紛擾已定。政法脩明。雖時可以治地。而彼又無其志。不習其事。使其壤之所收。僅周其一身一家之費。抑不及焉。雖欲治地。亦無其財。卽令躬儉約而家有益餘。彼之所爲。將益謀其新。而不以脩其舊也。今夫培田息土之業。閔閔然斥母望羸。與商賈等耳。其計利消長。在析錙銖。此類非豪子之所能爲也。飾衣裳。盛車馬。宮居極崇閎。陳列極華美。彼自少及長。所用心者。悅目適情之事耳。至於勞手足而盡自然之利。率非所圖。故無論其不爲之也。就令爲之。必倍其術。彼將於四五百畝近居之地。十倍其所宜用者而爲之。如此則其所培壅者。未及什一。而其財盡矣。今者英蘇二國之田。自分封以來。未易主而全者。所在猶廣且多也。試入其境。而舉以與其左近之小業相較。則吾廣田病國之說。可無覩縷而共喻矣。

封地之中。其居而耕之者。則地主之臣妾也。夫培田息土之事。於其主既無望矣。而於其臣妾又何如。中古歐洲之奴。其受制於主人。雖未若上古希臘、羅馬。與今西印黑奴之狹隘而酷烈。上古之奴屬主人。中古之奴與地俱。地易主則田奴在焉。而不可以孤鬻。奴昏嫁者必受命於主人。易主則夫婦偕去。斷奴支體。戕奴軀命者。國有常典。特至輕耳。至於奴私貨財。律有厲禁。奴之所出。主人悉有之。故治田

之費。必出主人。奴不能也。若子種。若田畜。若械器。惟主之供。而奴之所得者。仰口待哺而已。故奴之於田。若牛馬然。牛馬不能責其進地力也。俄羅斯、波蘭、匈噶利、布希美亞、摩拉維亞、泊夫日耳曼之東南諸小部。至今田政尙如此。耕不以奴者。歐洲之西及西南諸國。輒近稍稍廢耳。

案斯密所言田政傭奴。皆英國當北宋時如此。降至義都活第一時。今制大體已立。三權操政。曰國王。曰封君。曰齊民。而造律成賦。下議院齊民之權特重。其制如此。故其君權雖世重世輕。而不至於甚暴。而民生雖時舒時蹙。終不至於流亡。而法則否。君民懸隔。而貴賤之等。懷然。此英法二邦政體之大異者。故其變趨。今制也。英易而法難。英順而法逆。易以順。則潛移而相安。難以逆。故決裂而大亂。此乾隆末年。法國所以有革政之民訛。而其禍之烈。爲史傳所未有也。

是故培田息土。治闢濬墾之事。望之田主。旣不能責之耕者。愈不可也。夫僮奴之廩。雖其儉僅。足以資生。而自其後觀之。乃較之雇傭。爲尤費。此各國言計者所共知矣。其人旣不得爲儲畜。則食殘而功必鹽。潦倒塞責。設求其善。必峻以驅之。何則。田於勞力者。無所利也。古義大里田功用奴。而主者之利。何若。觀之柏來尼與歌路默拉二家之言。斷可識矣。卽在亞理大德勒之世。方之古希臘。亦進者無多。故

柏拉圖民主主客論。(希臘舊籍。乃柏拉圖假其師蘇格刺第。主客設難。以論民主設治諸政要者。) 謂國養額兵五千。不耕而待戰。則求贍此兵與其妻子者。必用至廣極腴之田。若巴比倫之原隰而後可。則知其亦用奴耕者矣。

人情常樂凌駕。而以平等相需求助爲恥。故喜用奴隸。而不喜雇功。其用雇功者。非律禁僮奴。卽事情不同。用則虧折者也。蔗菸二業。餘利甚厚。可以用僮奴而不虧。則所在用之。而種嘉穀者不能。英屬海外地。凡稼穡者皆雇功。近事北美之彭斯爾尼亞人。立約去奴工。其事之成。亦以黑奴少耳。假使黑奴甚多。將見約行。田主富人。所損不少。必難成也。蔗田概用奴工。菸隴用者過半。蓋西印蔗田利厚。甲諸農業。而菸業雖遜。尙較稼田爲優。故用黑奴耕者。首蔗。菸次之。穀田最少。

歐洲僮奴之廢。不知古自何時。顧僮奴非一蹴卽爲雇功也。蓋由僮奴而先變爲法國之麥太耶。其俗始於羅馬。而英國則其俗久亡。今有舉其名而不識爲何物者矣。麥太耶者。受子種、牲畜、田具、於田主人而爲之耕。秋收復所費者而盈。則耕者與田主均分利。麥太耶逐。或自去勿耕。則復其所前受者於田主也。

用麥太耶法者。其田費悉出田主。與奴耕同。然有大異者。奴不得私畜。而麥太耶不然。有私利於所收。則望其進。非若奴之僅得所食。不問收之豐歉矣。考奴工之所以廢。大都由於田主利遯。而國主亦害巨室畜奴之過多。奴廢爲世治中之一大進境。而其時地所始。欲稽之史策無由。往者羅馬教徒。常以此爲教宗之功。蓋千二百餘年時。教皇亞烈山大第三。有特詔教民縱奴事。然不縱者固無罰也。故繼斯以降。奴用猶四百年。其終廢者。則前二事爲之耳。奴初去主。無積聚爲母以自活。其勢必有所附。而後可以力作。此麥太耶之制所以興也。

用麥太耶。固較奴耕勝矣。然欲其出財治地。則不能。彼見田主不費一錢而坐食。則何所利而出財。以培地力。脩溝洫乎。往者教士之稅。僅什一耳。已爲耕者大厲。有以沮田疇易闢之機。矧乎半取之耶。陳力見田。求無遺利。則或有之。益以己財。逸其遠矣。法蘭西六分其地。五爲麥太耶之所耕。法田主常云。以畜與農。以耕作少。以運載多。蓋運載之利全歸農。而耕作之利半歸田主也。人情之於利。其不讓細微。有如此者。麥太耶佃法。吾蘇尙間見之。號鐵弓佃。吉爾白暨柏來斯敦。謂古英佃名農。實則貴家大奴者。亦此類也。

案斯密盛毀奴耕。然其俗亦起於自然。大抵地荒未墾者多。而田價甚賤。則其勢非用奴不可。至於戶口日蕃。田價降貴。則雖欲用奴耕不能。今天下之田。合而言之。尙是奴耕與麥太耶法爲多。而領田具本。納主以租。如是佃者爲最少之數也。中國佃法。省各不同。如吾閩則授田於佃。歲約分收幾何。未聞主者出澆闢困窮之費也。

繼而有今田之制。其與古田制異者。斥母以庀子種、牲畜、田具。與夫傭者之廩食。及穫。則如約納地主以租。凡爲此者。常有若干年之租限。計母責子。則佃者或出財治闢之。溝塍困窮。皆以益脩。彼知於租限之中。其利之必收故也。農政未脩之初。佃爲此者。勢極難恃。此弊今英所無。而歐洲他國尙如此。蓋租限未滿。田主或欲改佃。或云自耕。則農之所前費者。皆失之矣。就令田主背約違制。而佃所取直於理者。亦常不足。蓋常法不復佃於舊畝。而令田主估償佃。則償者不及所費常遠也。歐洲重農。英國爲最。然亦遲至顯理第七之十四年。始立無端改佃之禁例。後此有違例改佃者。佃得復耕故田。不僅取還所費之值。而受估費無定之虧損。自此法立。農有固志。但觀田主與人爭畔涉官。不引田主主地之條。轉援佃者限年改佃之例。則律遇佃者之優。可以見矣。故英之農佃。其安固不搖。幾與田主相若。



英制。民歲出租四十先令。以往者爲齊民。則可以題名投餉。推舉下院議員。得此而農民愈貴。勢與地主侷矣。往往見佃者受田。未立租約。遽出財建倉廩。困廩其間。不復疑田主之見奪。其相任如此。此僅見於吾英者也。吾英政俗。此爲最善。以富國之效言之。爲商賈設者數百千條。未若改佃之禁之一則也。

田租年限悠久。而律有專條。爲之周防。此獨英有之。未聞他國有如是者。一千四百四十九年。蘇格蘭王雅各第二。仿立此制。以便農民。顧其澤猶壅者。則斷分律爲之梗。蓋承斷分業田。以之命佃。立限至短。常法不逾一年。雖議院於此頗加補救。而舊令束縛之苦。未易盡祛。又蘇之佃農。例不得推舉議員。其品流之貴。不若英佃。則田主之所易也。

至於歐洲他邦之農政。雖亦知無端改佃之病農。立爲條禁。不使爲田主與覬利者所魚肉。然定年猶短。不足以勸農功也。卽如法國所定者。不過九年耳。聞近乃展至二十七年。然猶甚促。不足令佃者舉大股母財。加治墾以盡地力也。大抵各國議政之家。卽皆有地之主。故其議律也。意有所私利。則法從之。而其所謂私利者。果利與否。其智又不足以及之也。不公而貪。未能遠謀。彼以爲佃限過久。則地主